

第四冊

(全八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春秋》研究文獻輯刊

晁岳佩 宋志英 選編

第四冊

《春秋》

研究文獻輯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清·劉逢祿 撰

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一卷

清道光九年(1829)廣東學海堂刻本

第四冊目錄

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一卷 清·劉逢祿撰 一

春秋書法比義十二卷(卷一—卷九) 清·劉曾璇撰

卷一 八九

卷二 一二三

卷三 一六七

卷四 一二七

卷五 一三三

卷六		三一九
卷七		三七三
卷八		四一三
卷九		四六一

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叙

余嘗以爲經之可以條例求者惟禮喪服及春秋而已經之有師傳者惟禮喪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漢人治經首辨家法然易施孟梁邱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師說今皆散佚十亡二三世之言經者於先漢則古詩毛氏於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辭稍爲完具然毛公詳故訓而略微言虞君精象變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則公羊傳在先漢有董仲舒氏後漢有何邵公氏子夏傳有鄭康成氏而已先漢之學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詁之學也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邵公鄭康成二氏爲宗喪服之於五禮一端而已春秋始元終麟天道浹人事備以之網羅衆經若數一二辨白黑也故董

生下帷講誦三年何君閉戶十有七年自來治經孰有如二君之專且久哉余自童子時癖嗜二君之書若出天性以爲一話一言非精微眇通倫類未易窺其蘊奧何君生古文盛行之日廓開衆說整齊傳義傳經之功時罕其匹余竇持篤信謂晉唐以來之非何氏者皆不得其門不升其堂者也康成兼治三傳故於經不精今所存發墨守可指說者惟一條然多牽引左氏其於董生胡毋生之書研之未深概可想見而何君稱爲入室操矛宏獎之風斯異於專己黨同者哉余初爲何氏釋例專明墨守之學因析其條例以申何氏之未著及他說之可兼者非敢云彌縫匡救營衛益謹自信於何氏繩墨少所出入云爾康成六藝論曰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

卽下已意使可識別余遵奉何氏竊取斯旨以俟後之能墨守者董理焉嘉慶十四年武進劉逢祿譔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

學海堂

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

武進劉禮部

逢祿

著

隱元年解詁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箋曰易上彖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子夏傳元者始也左氏云元者大也董子云春秋謂一爲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

說文元从一从兀李兆洛云當从土从人或从二从人二者天地也與仁同意善之長也

漢志曰太極

元氣函三爲一三者三才一卽乾元也三才之道皆統於天謂之元以爲道生天地老氏之說也

王者孰謂文王也解詁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

也箋曰王者正三統之稱董子書略說曰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湯受命正白統親夏故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爲赤帝推庖犧爲九皇文王受命正赤統親殷故夏絀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爲黃帝推神農爲九皇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尙黑絀夏親周故宋改號禹謂之帝樂宜親韶舞故以虞錄親新同樂制宜商傳曰謂文王者託始猶以天正終麟方明夏時子曰文王旣没文不在茲乎上下百王皆統此矣三代之書墨子尙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漢人兼題虞夏書者失之託始帝典典謨

加日若稽古以別於三王

人統之正託始文王一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解詁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

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曰政教之始箋曰大一統者通三統爲一統周監夏商而建天統教以文制尙文春秋監商周而建人統教以忠制尙質也

成公意也解詁以有正月而去卽位知其成公意箋曰隱之能讓與不能讓與其讓正與不正與不足辨也春秋成之以明正嫡媵立長貴之法以治幽平之亂以維王者之迹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解詁母俱媵也國人謂國中凡人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箋曰以桓爲貴隱爲卑者春秋微意國人莫知者所謂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

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解詁禮妾子立其母得
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鄭元駁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妾
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嫡下堂稱夫人尊
行國家則士庶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父母者子之天也
子不得爵命父母至於妾子爲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
者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
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
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慎謹案尙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
明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其
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元駁曰禮喪
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期明無二適

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夫人魯僖公妾母
爲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
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
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

通典

嘉禮箋曰不書卽位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道立矣經曰禘於

太廟用致夫人穀梁子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
也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
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率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
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經
曰僖公成風穀梁子曰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
正焉經曰惠公仲子穀梁子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

母孝公之妾也經曰考仲子之宮穀梁子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隱也經曰秋七月壬申弋氏卒辛巳葬定弋卽哀之未正君而見正焉春秋之辯名如此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謂大夫得再取也天子諸侯不再取有宗廟之事以貴者攝之故禮有攝女君然而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邦人稱之曰君之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大夫以下妾有貴賤服有升降而已以明辯也所謂不得與民變革者也漢世妃匹不正建儲立后皆以愛爭墮其禮防因秦稱號且配廟食公羊經師欲其說之行則於傳文子以母貴之下增之曰母以子貴夫子旣可以貴其母何必云子以母貴

乎且是子尊得加於父母也舜不王瞽瞍不王鯀正也商追元王周追太王皆以義起非古也不勝其敝也春秋正其辭曰齊侯送姜氏曰紀季姜歸於京師傳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古志也公羊經師曲學阿世而猶存正誼以示其說之不得已故其屨入之傳灼然其爲說亦必以適母在卽稱夫人紆譎其辭又以士庶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子不得爵命父母自破其例意微而顯也莊公夫人受誅不廟食可也成風廟食不可也於事感風之立又不緣廟食也黜呂立薄昉於東漢非孝文也太史公書稱孝文太后崩母以子氏知董生春秋之義師法不廢而今董生書猶以文質異法解之其爲俗師竄改無疑矣

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則諸侯
曷爲來賄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然則何言
爾成公意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
及仲子仲子微也解詁成風稱諡今仲子無諡知生時不稱
夫人尊貴桓母以赴告天子諸侯彰桓得立得事之宜故善
而書仲子所以起其意成其賢禮不賄妾旣善而賄之當各
使一使所以異尊卑也言之賄者起兩賄也据及者別公夫
人尊卑文也仲子卽卑稱也比夫人微故不得比及公也箋
曰穀梁得之不稱夫人者以天王臨之而見正焉如以爲桓
母於義得稱夫人則隱爲桓立不得尊桓母乎尊桓母公意
不益成乎譏兼之非禮而曰惠公仲子假而曰使宰咺來歸